

劉鎮發、梁慧敏 (2011):《珠江三角洲方言陰入聲受廣州話影響的演變情況》,《語言研究》, 31 卷 4 期, 頁 92-97。

珠江三角洲方言陰入聲受廣州話影響的演變情況

劉鎮發¹, 梁慧敏²

(1. 廈門大學 中文系, 廈門 361005; 2. 香港教育學院 中文系, 香港 999077)

摘要: 本文以共時比較法來對珠江三角洲地區一些有代表性方言的入聲變化作出描寫分析, 藉此了解方言間的相似點、相異點與互動情形, 以及弱勢方言在當地語言接觸下所產生的變化。本文發現, 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几个方言的入聲, 在與廣州話長期而密切地接觸後, 作出的一系列調整和演變, 顯示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水平是一種方言在競爭中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 而弱勢方言正逐漸向強勢方言靠攏, 展現了語言接觸對方言音系的影响。

关键词: 珠江三角洲方言; 方言接觸; 廣州話; 陰入聲

一 前言

(一) 研究目的

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方言可以分為粵語、客家話和閩語三個大類, 其中以廣州話為代表的粵語為當地的強勢方言。三者的共同特點是以不同形式保留着入聲韻。

本文發現, 珠江三角洲一帶的几个方言的入聲, 在與廣州話長期而密切地接觸後, 作出的一系列調整和演變, 顯示弱勢方言正逐漸向強勢方言靠攏, 展現了語言接觸對方言音系的影响。

本文主要對珠江三角洲地區一些有代表性方言的入聲變化作出描寫分析。而本文主要以共時比較法來探討各方言片之間的接觸變化, 並以下文表 2 几个類別做相互對比, 藉此了解方言間的相似點, 相異點與互動情形, 以及弱勢方言在當地語言接觸下所產生

作者介紹: 劉鎮發 (1957-), 男, 香港人, 語言學博士, 現任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 主要研究漢語方言學、漢語語音史、社會語言學; 梁慧敏 (1976-), 女, 香港人, 語言學博士, 現任香港教育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主要從事粵方言、粵普語音對比和社會語言學的研究和教學。

* 倫敦大學學院言語、聽覺及語音科學系博士研究生胡永利先生, 協助本文整理珠江三角洲一帶几个方言片入聲的資料, 特此致謝。

的变化。

(二) 珠江三角洲语言地理概况

珠江三角洲是组成珠江的西江、北江和东江入海时冲击沉积而成的一个三角洲，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和经济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主要城市有广州市、佛山市、江门市、中山市等，深圳市、珠海市设置了经济特区。本文的研究对象正是珠江三角洲这一区域的粤语的入变演变的不同走向。

广州话是汉语方言中唯一比较成功发展为全功能的方言。从十九世纪开始广州便是在华南地区的经济重镇，加上香港过去五十年的发展，粤语在教育、大众媒体及娱乐事业的繁荣，使粤语具有非常强的影响力，流通于大街小巷。在香港及澳门，从市民日常交流，到学校教育、工商行业，到政府办公、官方新闻发布、立法会选举；到科学研究、新闻传媒、大众娱乐，广州话都占绝对优势地位。

在近代汉语方言分类中，广州话是粤语方言的代表方言。粤语方言是两广地区的主要方言。根据侯精一^[1]的描述，粤语共分为六个片，如下：

表 1

粤方言片	地区	代表
1. 广府片	佛山、番禺、顺德、香港、澳门	广州话
2. 香山片	中山、珠海	石歧话
3. 四邑片	台山、开平、恩平、新会	台山话
4. 莞宝片	东莞、宝安	莞城话
5. 高阳片	湛江、阳江、雷州	没有
6. 桂南片	广西南部各县白话	南宁话

长久以来，广州话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地位崇高，不仅是“广府片”的代表方言，甚至是整个粤语的代表方言。为行文方便，下文“标准型”即指广州话。标准型的入声分为上阴入、下阴入和阳入三个调类，调值分别为55、33和22。

香山片以中山石歧话为代表，它的入声的特征是只按声母清浊分为阴入、阳入两个调。四邑片以台山话为代表，它的入声情况表现与标准型类同，但清声母字主要集中在上阴入，这点显得与标准型很不同，下文拟再说明。莞宝片以东莞城区话为代表，它共有两个入声：阴入和阳入，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变入调，调值为224。高阳片和桂南片在地理上远离广州市，并不属于珠江三角洲范围。因此，各方言片按入声的分化，其情况可以归纳为下表：

表2

粤方言片	类别	入声情况
1. 广府片	标准	三个调类，分别上阴入、下阴入和阳入
2. 香山片	A	两个调类，按声母清浊分为阴入、阳入
3. 四邑片	B	三个调类，表面上跟广州相同，但清声母字主要集中在上阴入

4. 莞宝片	C	两个调类，分别为阴入、阳入，东莞另还有变入，宝安入声则类似香山片
5. 高阳片		不属珠江三角洲范围
6. 桂南片		不属珠江三角洲范围

由于 A 类只有一个阴入调，高阳片和桂南片又不属于珠江三角洲范围，因此本文不予讨论。下节将集中介绍标准型、B 类和 C 类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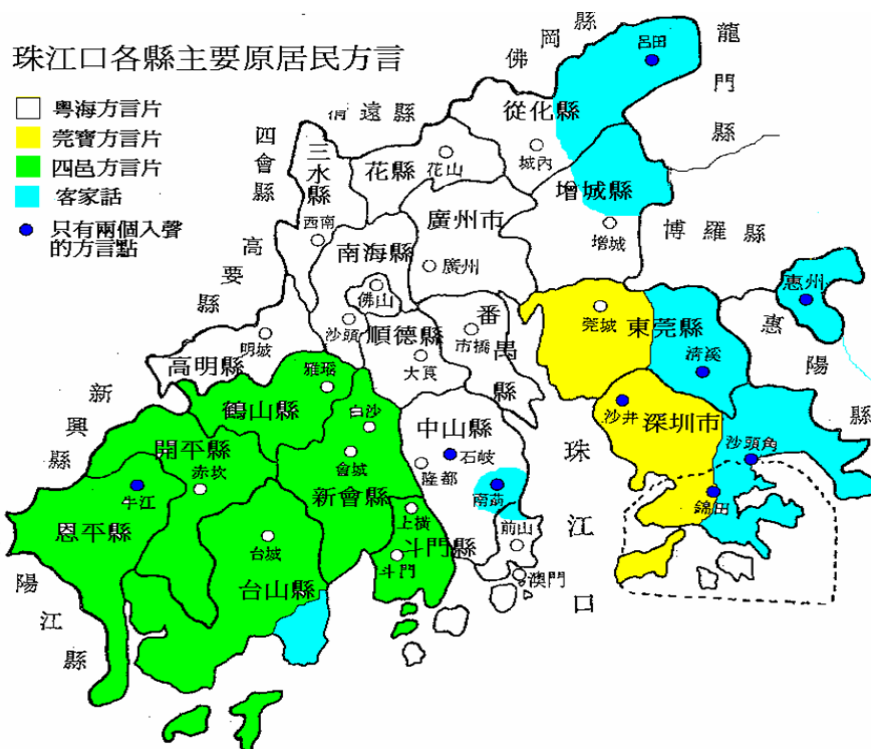


图 1

除了粤语方言以外，珠江三角洲还有少量客家话和闽南语的方言岛，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形式夹杂在粤语方言的汪洋中。这些方言岛的使用者大都能操流利粤语，而且也把粤语的影响带到自己的方言中。以我们的观察，客家话的入声还没有受到粤语的冲击，所以不在这个研究的范围之内。但中山隆都的闽南语的入声已经跟粤语一样分成三个声调。这是其它地方的闽南语所没有的特色。因此我们也把它纳入文本文研究的对象。

二 各方言片的入声表现

(一) 标准型

1 广州话

粤语的地方标准是广州话，主要在珠江三角洲、港澳地区和海外华人社区中广泛应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粤港交流频繁，香港的广州话和广州的广州话差别不大，年轻人之间甚至没有差别。广州话是粤语的强势方言，其入声来源如下表所示：

表 3

今调	上阴入	下阴入	阳入
中古	清入（咸山宕江梗二）	清入（深臻增梗三四通）	次浊入、全浊入

由于这些韵摄的主要元音刚好呈现长短对立，所以又有人认为阴入二分是据元音的长短而分调，两者呈互补关系。

广州话的上阴入（传统上又称第7调）声调值为55，它的特点是韵腹为短央元音，韵摄分布在深开三、臻开三、臻合一、臻合三、曾开一、曾开三、梗开三、梗开四、通合一和通合三，例：缉执汁湿急级给泣吸揖；下阴入（又称第8调）的调值则为33，特点是韵腹为长外围元音，韵摄分布在咸开一、咸开二、咸开三、咸开四、咸合三、山开一、山开二、山开三、山开四、山合一、山合二、山合三、山合四、宕开一、宕开三、宕合一、宕合三、江开二和梗开二，例：薛泄哲蜚彻撤折浙设揭歇蝎。自咸开一至梗开二很清楚地看到两点：长元音韵腹几乎都是第8声；自深开三至通合三则相反：短元音韵腹几乎都是第7调。因此又有人认为上阴入和下阴入的分别在于元音的长短对立。

除了广州、香港和澳门以外，入声属于广州话类型的珠江三角洲方言还有所有广府片的方言如增城、南海、番禺、顺德、花县、佛山、三水、高明等，可以说是最流行的类型。

2 鹤山

鹤山的声韵特点酷似四邑，所以有人把鹤山话加入四邑中而成五邑。鹤山在地理上接近广州，但它并没有像广州话的特征一样元音有着长短对立之分。可是鹤山的阴入声却分化为两个调类，调值也跟标准型广州话模式一样。

上阴入包括了深开三、臻开三、臻合一、臻合三、曾开一、曾开三、梗开三、梗开四、通合一和通合三；下阴入包括咸开一、咸开二、咸开三、咸开四、咸合三、山开一、山开二、山开三、山开四、山合一、山合二、山合三、山合四、宕开一、宕开三、宕合一、宕合三、江开二和梗开二。这样的分布几乎和标准型广州话一模一样，但由于它的元音没有长短对立，因此以元音长短来区分上阴入和下阴入这个说法在鹤山并不成立。

3 中山闽语

广东的闽方言流行于中山沙溪镇一带，即中山隆都话，是广东境内著名的闽方言岛。早年福建渔民陆续移居此地，今天尚保留十分浓厚的福建风俗和闽语口音^[2]。中山闽语和其它闽南话中最不同的地方是它有三个入声，上阴入调值是11，下阴入调值是33，阳入调值是55。据观察隆都话清入字的韵摄分布跟广州话十分相似，尤其是下阴入绝大部分相同，值得注意的是以下这些字：

磕恰掐缉执湿吸揖别毕匹悉膝瑟质室吉讷乞忽戍恤率蟀佛剥握德忒则克黑鲫
息熄媳侧瞽测识式饰忆亿抑赫扼轭碧壁僻辟昔斥适释的嫡剔锡析击激卜秃速
笃督酷沃蝠复腹覆肃宿筑畜祝菊掬曲畜蓄郁足促粟嘱触曲

以上属字在广州话里调类属上阴入，调值是55，在隆都话里这些字调值跟广州话相同。然而由于隆都话55调是阳入，因此调类从阴转为阳。倘若不理睬调类，光从调值角度出发，其实这批字的调值和广州话是毫无分别的。由是观之，中山隆都话在入声

数量和声调调值两方面都明显向粤语标准型靠拢，与福建闽语的差别较大。

（二）四邑型

四邑型的方言点主要集中在广州西南部，是长期受到广州话影响的方言。台山、新会和开平三者皆属四邑方言片，处于广东省西南部，地理上距离广州、香港较远。四邑话在与广州话的频繁接触中，入声调呈现“广州化”的趋势，特征渐趋向广州话。它的特点是清入字无长短元音之分，本应无条件分化为两个调，但事实上后来分出了第 8 声下阴入，调值和广州话一样是 33。下面分别说明：

1 台山

台山话是粤方言四邑片的代表语言，粤语四邑话是粤方言中最具特色的一种，与广州话差异明显。从入声的调类分化看来，主要是按照声母清浊分为两个，但透过接触受广州模式影响，少部份清入字读下阴入调。

台山和广州发展本来不一，是两种不同的模式，但长期的交往中，四邑话正在大量吸收标准型的语音因素，这是社会交际的需要。台山话的下阴入是模仿广州话之下后起的，调值同样是 33，另也有一些清入字进入了第 9 声阳入，如撮、扎、铁，因此阳入字较广州话为多。上阴入的情况跟广州话差不多，韵摄分布深开三、臻开三、臻合一、臻合三、曾开一、曾开三、梗开三、梗开四、通合一和通合三，调值是 55；下阴入的情况却跟广州话是两个样，字数比广州话少很多。

2 新会

新会也分开三个入声：上下阴入和阳入，调值分别是 55、33 和 21。观察所得它的上阴入字韵摄分布在咸开一、咸开二、咸开三、咸开四、咸合三、山开二、山开三、山开四、山合一、山合三、山合四、宕开一、宕开三、宕合一、江开二、梗开二、深开三、臻开三、臻合一、臻合三、曾开一、曾开三、梗开三、梗开四、通合一和通合三，除山开一、山合二和宕开二之外几乎每一个韵摄都有；而下阴入字的韵摄则分布在咸开一、咸开二、咸开四、咸合三、山开一、山开二、山开三、山开四、山合一、山合二、宕开三、江开二和梗开二，这点跟标准型类似，但所属字比广州话少得多，大多去了上阴入，而自深开三至通合三的分布情况则跟标准型广州话近似。

3 开平

开平的入声分布情况、声调调值与新会大致雷同，只有如下几点不同：上阴入的情况，山开一新会是没有属字的，开平有一个“葛”例，宕合一新会有“郭廓霍藿”几个属字，开平这几个字都读下阴入，通合三开平的字较多。下阴入的情况，山合四新会没有属字，开平有一个“血”字，宕开一新会没有字，开平有一个“搁”字，江开二开平例子较新会少，只有一个“捉”字。

（三）东莞型

粤语一个主要分支是莞宝方言片，但以东莞为代表的莞宝方言跟广州话的差异较大，一般说标准型广州话的人很难听懂东莞话，而在改革开放以前广州话在莞城也不流行。虽然声韵和词汇特点比较一致，但东莞莞城话和宝安粤语的声调发展并不相同。

东莞次方言代表莞城话的特点是只有阴阳两个入声调，阴声声调为 44，属字分布在深开三、臻开三、臻合一、臻合三、曾开一、曾开三、梗开三、梗开四、通合一和通合三十个韵摄，此外还有一个变入调，调值为 224，例如：百柏伯拍魄拆八札扎察杀发发，另外一部份原入声字现变为去声字，调值是 32，例如：答鸽眨插炸夹夹掐甲胛鸭。据本文的观察，莞城话的阴入字即广州话的上阴入字，而广州话的下阴入字在莞城话则分布在变入、去声和阳入三个调类，所以莞城话的阳入字比广州话多。可见东莞虽然在经济上长期与广州、香港等地紧密接触，但是在语音上它的入声变化有自己的一套，不按广州模式而自行分化。

（四）锦田型

锦田位于香港新界元朗东西，三面环山。锦田话（新界本地话）属宝安次方言，但只有老人家能操流利的锦田本地话，年轻人由于接受广州话教育，30 岁以下的已经不会说祖宗的方言。

跟莞城话一样，锦田话共有两个入声，即阴入和阳入，调值分别是 35 和 22，表面上和客家话，宝安沙井，恩平话相同，但如莞城话一样锦田话发展出一个变入调，就是口语里部份阴入字词汇由 35 调转而读 55 调，如：阿叔的“叔”、鲫鱼的“鲫”和菊花的“菊”。从这个调值推断，这个改变相信是受广州话所影响。

三 讨论

（一）方言接触下的几种演变走向

从上面的比较可见，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几个粤语方言片以及闽南语的入声，在与广州话长期而密切地接触后，概括出来有以下几种走向，现按受标准型影响程度的大小分述，并尝试分析个中原因：

第一类，跟强势方言变化相同，例如鹤山话和中山闽南语。有西江明珠之称的鹤山在历史上是开平、新会的一部分，其声韵特点近似四邑，因而又有五邑之说。鹤山话的特征是元音没有长短对立之分，从韵摄的分布可以看到其阴入声受广州话影响而分化为两个调类。中山闽语情况相似，跟其它闽语方言不同的是，它有三个入声，清入字的韵摄分布跟广州话十分相似，后起的下阴入更与广州话绝大部份相同，上阴入异于广州话的属字不超过一百个，然而由于广州话的 55 调在中山隆都话里是属阳入，因此听起来还是没有分别。由是观之，其阴入声的分化明显受到广州话的强烈影响。

第二类，向强势方言强烈靠拢，造成音系趋近，例如四邑型和中山闽语。台山话本来和广州发展不一，但基于实际的社会交际需要，以台山话为代表的四邑方言正在大量吸收标准型的语音因素，阴入声的变化即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台山话本来只按清浊而分阴阳，即只有上阴入而无下阴入，后者是模仿广州话之下后起的，这从调值相同可以看出来，由于这个变化才开始，因此后起的下阴入字数比广州话少很多，广州话读下阴入的字在台城有的读 55 调，如“客”，有的读 21 调，如“角”，另外也发现一些原阴入字进入了第 9 声阳入类。将来 B 类的整体音韵走势现在还不能确定，然后阴入声的分化向强势方言强烈靠拢却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类，轻微受到影响，例如锦田话，又称围头话，属宝安次方言，是香港历史上最悠久的方言，曾自称是香港的本地话^[3]。它的特点是只有两个入声，但跟莞城话不一样，它没有变入，其阴入的变化亦异于莞城话。锦田话发展出一个口语变调，就是部份阴入字由 35 调转而读 55 调，这个变化只出现在口语词汇之中，单字不变。从变调的调值推测，相信这是受广州话影响。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香港新界新市镇成功地将二百多万人口从市区分散出来，占香港总人口的 35%。这 35% 的人口直接冲击了说锦田话和客家话的新界，加之战后香港政府取消了以原居民方言教学的私塾，代之以广州话教学的现代学校，原居民语言逐渐走向灭亡。新市镇发展的人口流动淡化了新界与市区的对立，将都市元素渗入乡村，消除了新界和市区的界线，语言是其中一种表现。现在新界墟市的地位已为新市镇中心取代，其它方言的使用也渐渐为市区广州话取代，能说锦田话的人已经不多。语言的接触和融合，始终是强势语言影响弱势语言，在竞争之中成为该区的交际工具。这主要是由经济和文化的优势条件决定的，广州话之于锦田话正具备了这个要素。

第四类，与强势方言竞争但相安，例如东莞话、中山石歧话、珠海前山、宝安沙井话和珠江三角洲的客家话。莞城话的特点是只有阴阳两个入声调，长短 a 不构成对立，它的阴入字即广州话的上阴入字，而广州话的下阴入字在莞城话则分布在变入、去声和阳入三个调类。变入相当于广州下阴入中的低元音字，“甲塔鸭”念 a 这些字的塞音韵尾 -p、-t、-k、-t 都没有了，变成开尾韵，念去声 32 调。东莞在经济上长期与广州、香港等地紧密接触，但是在语音上它没有向强势方言靠拢，其入声变化有自己的一套，不按广州模式发展而自行分化。

中山石歧话、珠海前山话、宝安沙井话（以上属于粤语）和珠江三角洲的客家话在入声分化上也没有受到广州话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对自己的方言比较坚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地方比较远离广州、香港，80 年代以前很少听到广州话，接受广州话的影响比较晚。一般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学习广州话，受广州话的熏陶大概是一代人的时间。此外，客家人本来有方言情结，老一辈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家训。早期对广州话的态度本来有点排斥，以至在语言接触中不能发挥太大的作用。

（二）方言接触的原因和结果

方言趋近是随着接触而产生的一种方言现象，接触所引起的变化可以分成三个方面：语音、词汇和语法，本文因篇幅所限，讨论以语音为主。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到决定方言演变快慢的直接原因，主要是方言势力的强弱，这种内在分化在开始的时候已经向强势方言靠拢。不同方言密切接触的结果，一般是经济文化地位相对较高的一种方言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影响经济文化地位相对较低的方言，所以强势方言在语言接触中影响别人而不是受人影响，而且保留前代语言特点多，老中青之间差异不大。方言竞争之中，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的方言往往成为最终的胜利者。

方言接触的主观条件是各地人民之间经济流通的需要和文化学习的要求，而接触的客观条件是彼此必须生活在邻近地区，不在同一地区生活，或虽在生活在同一地区但保

持独立聚居的，一般不会发生方言接触。弱势方言恰好是相反的情形。粤语诸方言片中广州话、东莞话处于强势，比较稳定少变，鹤山话、中山隆都话是弱势方言，变异较快，这是过去两个世纪珠三角以广州话为中心及其对周边方言进行辐射性影响的结果。向强势方言靠拢又可以分作两种：自愿和被迫^[4]。自愿靠拢指的是在靠拢过程中顺乎历史或经济发展的规律，为了自保自觉地向强势方言靠拢，选用广州话作为交际工具，例如鹤山话。被迫靠拢的情况则是有些方言片极力保留自己的方言特点，但迫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也不得不作某程度上的妥协，向广州话学习，例如四邑话和锦田话。

方言接触的结果是经济文化地位高的一方排挤替代经济文化地位低的一方，政治地位的高低并不起决定作用（如在广东省普通话仍难以取代广州话），这是由交际的需求决定的。从上述广州话和其它几个方言片的入声发展情况可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水平是一种方言在竞争中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经济文化发达一方的方言使用场合逐渐增多，而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一方的使用场合逐渐萎缩，到只在家庭中使用，再到无人使用而消亡，这正是香港新界锦田话的写照。

方言的特征不止承袭历史的变化，也有接受地理的传播，更不能忽视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语言社区越大，内部的一致性越难保持，即核心与边缘的特征差距可能会被拉开。相邻的方言互相影响，因而在某些特征上会趋于一致。从正面来看，语言同构型

（homogeneity）高的语言里，内部各方言接触得越多，越可以阻止内部产生分化至各方言片不能通话。尤是观之，弱势方言向强势方言靠拢的结果实在有助提高粤语言的同构型，有助促进人民的沟通与往来，对凝聚社会有一定帮助。

方言间的接触是历来就有的，近代以来，社会生活复杂化了，人们交往多了，方言之间的接触与较量就更加频繁和剧烈了。方言互相接触，某方言的特征会像落石入池波浪式的向四方传播一样，向周边方言传播，语言特征因而发生变化，这就是历史语言学上谓之“波传说”（wave theory, Schmidt 1872）。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入声演变现象，为“方言接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参考文献：

- [1] 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pp174-175,2002.
- [2] 黄家教.粤方言地区中的一个闽方言岛—中山隆都话[J].中国语文,pp 417-419,1985,(6).
- [3] 刘镇发.香港原居民的汉语方言[J].方言, pp133-137,1997,(2).
- [4] 叶宝奎.语言学概论[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The influence of Cantonese on the *yin* entering tone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dialects

LAU Chun-Fat¹ and LEUNG Wai-Mun²

(1. Chinese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 Department of Chinese,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Hong Kong SAR 999077)

Abstract: This paper describes and analyzes the changes of the entering tone of some representative dialec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with a synchronic comparison. It aims to reveal the similarities, differences and interactions between those dialects, and to observe the changes of the less dominant dialects as they co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local dialects. It is found that after a long and close contact with Cantonese, several dialect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have undergone a series of changes and adjustments in the entering tone.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evel of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is the crucial factor in determining the success of a dialect in language competi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fact that less dominant dialects are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the dominant dialect demonstrates the impact of language contact on dialects.

Keywords: Pearl River Delta dialects; dialect contact; Cantonese; *yin* entering tone